

本館新聞除禮拜外日出一
紙 諸君賜閱本報者無論
本埠外埠皆可函致本館取
閱如外埠報紙照常加寄費可
也

除日報照常刊送外復不
惜工本從英國深辦金書裁
紙各機器以待與 各官商
印書籍單件前有英國各
體活字及各式花邊等延有
西人排印工藝甚精所有中
西文字均能印前有石版
印字大小機器均用精工刊

也

除日報照常刊送外復不
惜工本從英國深辦金書裁
紙各機器以待與 各官商
印書籍單件前有英國各
體活字及各式花邊等延有
西人排印工藝甚精所有中
西文字均能印前有石版
印字大小機器均用精工刊

等來函發售其書或板木板石板均無不有且字畫詩書等項尤甚多有隨地未常經見者其有益
於世道人心著實非鮮淺有非徒快耳目者比茲特以廉價出售亦 諸君子所欲先睹為快者也有所
於書目容當另列單張附呈 鈞覽閱者 聰馬

各書目容當另列單張附呈 ○嚴者本館所有各件無論何人倘有在外向 諸君吟借等項惟向輕手是問不干
本館之事特此聲明以免後論

本館新到各種奇書發售 本館白

書護憲傳訊妓女規制事後

保護婦女之例西國已著有定章蓋以婦人身不自由作事未能專主故被人強制之苦時或有之因為之
矜憐設法為之保護此見西法甚簡平直非同中國之狃於夫為妻綱之義而刻以繩之也昔人云人生不
幸為女子身夫女子雖自主之權而衣食所需皆不必自為謀度少則父母長則夫君老則子孫在在皆
有為之供給然則何不幸之與有抑知人生世上惟適之安倘事事皆聽命於人其受制之情形當有不勝
其閑者古人有見於此故東之為不幸也然特為中土之婦人言之而西婦不患由此乃其君上猶復為
之哀矜焉則其保護婦女之心可想而知故其立法之要以保護婦女為急務治本國如是治所轄之名口
岸亦莫不如是不分畛域一視同仁恐以此為立法之準夫婦女既在可矜可憐之例則無論其所操何業
俱宜有以保護之耳況其中尚有含冤未雪懷恨難明者耶其不得不時加查察使不至於匹婦有不獲也
固事所難緩者矣因是之故所以護憲於妓女極為之矜全凡有妓女被虐於龜鵠被欺於強徒者莫不為
之主宰使之相安前時立有規條每月傳聞一次嗣因革去驗身之例其事遂日就驟衰而仍許其有抑懲
之端向護憲告訴惟是妓女之才智胆識終屬婦人雖其間不無胆識頗雄而仍遭龜鵠之老謀深算故每
有殘虐之事常告訴於護憲者終以愛其恐嚇以畏勢而止受其籠絡以怠情而亦止頗有胆智者尙屬如
是則其下焉者更可知矣且龜鵠之肆虐每於離妓娼其奸險之心而被其虐者一則以身為婦人胆識皆
弱初來此地未有與擇而龜鵠則勢大財雄護符可靠倘佯為告發不難以勢力不敵之故而自禍其身此
由於長龜鵠之強而不敢與較者一也凡初來之妓女除上牌之日起與由韓海抵叻問訊之際未嘗復至護
憲署中閉鎖於青樓固有不知護憲在於何處者則欲告訴將茫然而乎哉此由於不知道誰而無從告
訴者二也龜鵠之識僻即老於機關之悍男子猶難與之抗敵相當知在一離妓當有受其爛熟恐嚇而不
敢伸者矣坐如秋囚守如監卒日在勾院之內是不能離戶限一寸則雖欲矜告護憲其能脫身而來耶其
不能告訴者三也欲借力於狎客而非日久稔熟則無以知其心腸而來之稍頻龜鵠即禁之不復相接然
則熟者不復至而生者又不敢輕以相投既無人為之維持則雖有准其告發之紙亦豈能飛達護憲案前
者乎其不能告訴者四凡此數皆外在護憲心目之中故惄然憫之的行傳訊之例又恐遍為齊訊則權
柄不堪且底維時無多不能將其苦衷盡行面訴因爲之變通前例分日傳訊每日傳四門勾院之妓女悉
至案前逐名查問遇而復始無蹤跡無漏網焉比例已出則各鵠咸有戒心不敢復如前此之任情肆毒而
妓女亦以能詣案不可無抑鬱之悲此乃護憲仁人之心非僅為護花之始已也或謂妓女亦有狡猾者倘
以莫須有之事要為告控而亦信之則各鵠吃虧不已多乎獨不思天下何事不可操而必為此哉而且惡
之榮如以爲吃虧太甚舍之他顧可也

謹白恭錄

○七月廿四日奉 上諭稽查興平倉御史楊晨奏匪徒在倉滋事勒索拿獲請交部

印工織絕倫前延有文士書
寫各體文字現由上海購到
各種書籍出售其書目另行
刊佈所有各項甚相宜再
本館所登來札原標其有關
事道人心者附登否亦須無
礙於人而後始錄其有誤馬
成文以及支離費解者概不
登報請後諸君來札商討
自顧更須寫真得里而後敢
登但來稿登與不登均不能
將原稿收回也 本館謹白

本館新聞除禮拜外日出一
紙 諸君賜閱本報者無論
本埠外埠皆可函致本館取
閱如外埠報紙照常加寄費可
也

除日報照常刊送外復不
惜工本從英國深辦金書裁
紙各機器以待與 各官商
印書籍單件前有英國各
體活字及各式花邊等延有
西人排印工藝甚精所有中
西文字均能印前有石版
印字大小機器均用精工刊

叻報

號四十一第牌門口在舊巴厘開館本

編半字每年下以第一第二第三拜英仙一元一張每月每

歷遺翰林官二員各分獻崇聖祠謹王文錦行禮欵此同日又題八月初六日祭 文昌帝君廟奉旨遺載勳行禮後殿遺榮惠行禮欵此同日又題八月十九日祭昆明湖 龍神祠奉旨遺萬國行禮欵此
行禮欵此同

亦四出將其告白輒去如見有爲之黏貼著并即爲之拘捕玄觀此一端則法國人心亦可見其

鐵路專使
○據香港西字報載上海發到電言中國朝廷已允准由北京開設鐵路以至漢口云云因按前奉上諭兩廣總督張香帥移督湖廣之日當時已奏於摺內請開津浦鐵路以達京師據張帥傳電督司其事今聞此電耗益知前報之非虛也爰手而續報之

號起至三月三十號止春季內所有出入口貨物按員拂登於冊以類留心商務者爲之披覽於商務中亦未嘗無少補者也計開○錫西春內在新嘉坡入口者計實驗共四萬零五百四十九担，撲榔頭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四十担，芙蓉共四千六百一十五担，麻六甲共

五千八百七十四担。爪亞來助者共一千人担。
西方宋干等小摺共二千七十八百。白撻共八百三十七担。
暹羅東方即鄰鄉通扣各小摺共一千一百担。應計共三百三十一担。
中國來助之錫器共八百七十四担。以上合共七萬五千七
五十七担。共領銀二百四十七萬餘元。川江鑽減八口鑽頭。
白頭共五萬鑽三十六口。應計東方即鄰鄉通扣一萬七千

百六十五担 賀蘭共一千七百零四担 麻大甲共六百八十七担 英勝額甸二十七担
英勝共三千七百零一担 賀蘭共八百四十一担 柔佛共三担 以上合共八萬零一百六十三担共值銀
百九十四萬元左右 其在麻六甲人口著計

歐洲各國者共三十五萬四千一百担 往法屬印度者共九担
歐洲一帶者共三担 往法屬印度者共九担 由開埠日者共九萬零六百八十二担計值銀三百三十二萬餘元 其由寧波出口者計
莫中國各地國者共三十五萬四千一百担 往法屬印度者共九担 往香港者其六千四百六十一担 往者四

八百四十二担 往莫屬印度者共二千四百八十七担 往莫屬緬甸者一百五十六担 往法屬印度者共一百一十二担 往實業者二担 往蘇門答臘者共九担 往娘惹共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三十担 由柬出口者共七萬二千六百八十三担計值銀三百七十九餘元 其由柬六埠出口者計銀來往三千八百三十五圓共銀額十五萬元左右其餘各貨以收夏季所輸出人口贊公應俟分日然

○白蝶前蘇丹伊士馬因被廢後爲莫健居柔佛即聞謠聲曾因年老多病棄於本月十九日在柔逝世云云按該蘇丹

在位以民心未服故爲英所廢易立盡老刺頭爲之主迨其敗歸英督轄後而盡老刺頭性難馴陰圖不軌因與該蘇丹潛謀舉事將駐白蠟城殺害而自賴之亂遂作迨英兵平定亂之後拿其罪之由起則齷齪於兩酋然其罪猶有重輕在盡多刺則現居蘇丹乃僞謀不軌實首惡因剝發他中悔向終終身而甲士也即謂高貴逆謀其罪各照教誥一發生采捕據有安置其免官居故恤以惑民心今該會以老病而退因

當年其冷煖榮枯有不啻如隔世矣可勝慨然

爲首之人密報於案果有確據卽賞給銀物之人花紅銀一萬兩至六千兩因賄近來私烟太繁故有此等貨格也
——鐵巴貳投定。○小坡鐵巴貳諱爲盧君齊貴元副處員物故特將其餉酒再爲招商現在已點陳君二順所投得每月錢銀二千兩十五兩准化次承銷有現款售巴貳諱入保出本用實已每月認領銀二千兩十八元同經正都易員威定歸陳君字游大威局員之意不

死狀難明。○參內者朝人也。生於山東某處。不知其姓。某年出卒下。有四人。連結隊而走。同人數未詳。亦不敢往見。並坐候其

也。雖則虎之威，豈能勝我？吾子請休矣！」

機器大廠之器具及大小輪子等項
器一應俱全不論何用
甲地
公司開設自營製造

外經果業有限公司 萬國公司

自二月起至三月廿四日之先收賑辦人
小票開列于右。各款下註大字為大
臣所批本行代理承保各商額數
並照此編號承保。今一概除銀兩項用
照此編號存於各處。候到支取安後
續據總理等處各款開列于右。一千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正月廿四日
大清光緒九年月
可也

新由上海印
到活字排版
在書局印
較多的計
有此種故以
車發沽諸
華僑印辦書
局印半價發
售是獨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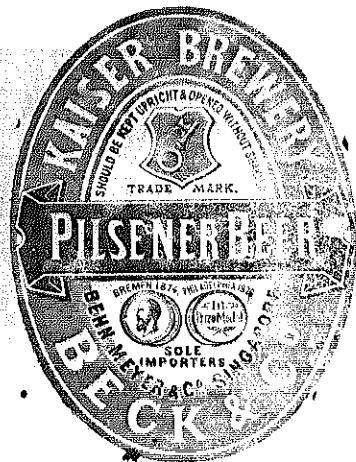
四

代中西土商修整各種損壞機器工費格外公道如有 貴客賜顧者請至本
廠面議特此佈聞 西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二月廿六號 繼來安公司啟

家沽出餘無別家出售 諸君光臨請細認此標頭
氣壯筋骨悅顏妙美無窮今市上所有蘭蕙酒無
有能出其右者誠佐饌中妙品也至此酒惟本公司一
者新早惠臨沽買是荷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二十號
大清光緒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明暢也公司謹啟

德國酒池蘭萬福宜特上庄酒



啟者茲本行由歐洲辦上等香酒
來叻發售其酒甚佳茲將標項印用
諸君光顧所為細認免致有誤倘
有無恥之徒假冒本行銀匙標者奉
行定必嚴為懼勿再此酒不能販往
加勝吧 三寶酒 活里末

售出水影花上項出新國寶

大 大 前 者 也

卷之三

卷之二

清噴

而其
噴發

且作相公
The Circus Roy
便知

拾二 *Bezaeladon* 猶大王

七
品

LONDON.

此處有

卷之三

寶然無已，十開。

五助則人星馳，則地星移。

卷之三

歐洲人量以次妙上

可獎用

此其一也

水佳城號師飾探公

[View all posts by admin](#) | [View all posts in category](#)

墮地而斃爲花而死其是之謂歟

採花跌斃

○十七日有吉甯人某甲在升旗山頂採摘白蘭因其身體甚雄用力過猛所攀之樹遂爾中折故由上跌下如殘葉隨風生竦從而魚肉越至搶擄財物同於盜賊之害人受其患者不知凡幾每欲控告而苦於不知其船蹤尋若輩凡欲爲此毒手之時預將其船牌拔去故欲告無從也此事人人皆知本館亦已再三錄報且著爲論列冀勸當繪之以爲行旅之安也無如屢屢錄聲而有地方之責者視同河漢此風未絕貽爲商旅憂今又復見之於客人鍾某矣鍾某者本籍客人而在本坡加龍地方認育身軀雄偉膂力過人向在某山圓爲工役故裝束樞陋似由華海新來而鬱悶未滿者月之廿一晚僅一三板往某輪船訪其知交比返則携有衣包仍搭原船抵岸乃榜人心懷不軌以其隻身可欺且似新來之客因將向時恐嚇之技施之於鍾鍾知其謀暗爲防備果於開行未幾即屢聲叱鍾曰包內何物出以相奉則性命可存否則命在須臾矣鍾佯爲不聞榜人怒停擊之而非鍾敵殺鍾痛擊一拳榜人乃自投於江中而將船推盪鑼不諳水性方驚恐無措幸其友別僱一三板隨後而來鍾乃疾聲而呼其友即行赴救鍾乃翻視其船上就數則其牌已不知何時拔去其友拯之過船方欲拘其船報案訴榜人俟鍾過船之後即由水上躍登舟上試掉而奔其去如非追之不及乃與友登岸恨恨連聲而已

同安瑣報

○刻接閩泉同安友人來信云小西門外雙劍頭有婦婦黃陳氏本上田社陳甲之女適該處黃才爲妻榮生子女各兩人

前年才已病故惟婦守在家然姑弟陳情則向在閩門往來充當水客去月十六日婦欲至廈門探其戚屬因偕其弟同行越數日乃約同言歸時情收有貨項銀四十元乃交其姊代携婦因置於袋中而背負一孩手携一子緩步前行而情則遠隨在後詎道經提督路頭猝遇匪徒二

人將婦截掠卽將袋內之銀櫛行奪去婦乃大呼捨物情知有失因從後追至時匪已遠蹤時情不得已投知其族親邑紳陳稿公登卽傳到馬快責其交匪而馬快果於翌日薄到兩匪一爲葉亨一爲賴從均奉邑人登卽移交匪所詢問其所得之財則已早輕耗去時二匪見已被獲知難得脫自願覓人保認請爲釋放俾得贖兒賣女以爲抵償但此二匪平日積惡多端無敢信其所言故無人爲之認保現尙押諸觀館不知若何了結也

廈島近聞 ○萬惡以淫爲首則淫之一字實不容或犯也固矣不知淫之一字包括甚廣不惟實有其事卽意淫目淫亦且雖逃誅心懲於此間漁有桂香號洋烟館主沈廣之住宅適在八卦樓邊是日該處演劇故沈之眷屬均裝在門前觀劇時有吳氏子者爲石漏巨商吳耆老之孫寓居梧桐埕地方吳子現年方十有七齡而生長綺羅故不免有輕佻習氣是日亦至觀劇晝見沈門前有美入晚裝立而觀劇蓋沈之媳頗有姿首吳子見之不禁情動於中耽耽注視轉覺滿懶妨劇反不如此解語之花矣詎吳注視既久爲沈所覺以其少年無禮因以手中所持之扇擊之初不知爲巨商之孫也吳氏予以突遭沈擊心不能平因反以惡報二人幾相糾鬥時傍人見之知係故家子因相與解散而去時吳子回家亦恐乃祖見責因不敢言但時此事已四處風傳未幾遂爲乃祖所聞遂召其孫至前痛加責罵併欲向沈某理論單沈自恃其襟兄弟充廈防廳門役因亦不懼吳氏之勢且作先發制人之舉登卽往廈防廳前道轄控告嗣此事蒙憲憲飭交廈防廳辦理但廳主亦以礙於兩造情而故移交同安縣訊審當時吳吉老已向縣署呈詞時吳子之業師王吉人孝廉亦以其弟子爲人所欺深爲不平亦爲之袒當此案時沈知勢不能敵至是始着人向吳調停時吳已控諸公門不徵私行了結故必須沈到公庭變責沈無奈乃將烟館交他人代理而已卽潛遁去現尚不知其所之云

欽工經始 ○皇都體制崇宏 太和貞度等門爲 紫禁重城基址高廣非天生櫟棟之材不足以資營建前者貽撫潘駕如中丞報勸估需銀七十餘萬兩選派興隆祥茂恒和慶恩泉盛名木廠商人採運木料磚石灰瓦等物一面奏請飭下欽天監選擇吉日該監選於七月廿四日辰時祭土典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將見飛閣流丹層櫓聳翠以成我 皇上垂拱之治爲並聞此項銀兩前未動用 國帑悉由蒙古各王公情殷報効已有餘而無不足我 國家福育覆冒蒙古各盟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故此區區數十萬金一呼而集毫無疑聞萬

欽盛哉

京報選錄 ○河南巡撫臣倪文蔚跪 奏爲微臣病勢日減力疾銷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感寒時症動上在工所受

病一時急難痊愈懇 恩賞假調理拜摺後隨卽加緊醫調兼以靜攝半月以来所患內熱脈濶等症約已十去八九惟飲食尚未服常兩

月所有臣力疾銷假日期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奉 特批知道了欽此○楊昌濬片 再新授閩夏府知府應照現已到

省別無委辦事件應卽飭起新任以專責成據藩臬兩司會詳前來除文憑另行省級吏部外附片具陳伏乞

高厚鴻慈於萬一

欽

精弊猶存 ○本坡然申埔頭濱泊之三板常有險惡之榜人混迹其中伺有孤身客人附載該舟抵岸者彼卽欺其懦弱或以其人地

拔去故欲告無從也此事人人皆知本館亦已再三錄報且著爲論列冀勸當繪之以爲行旅之安也無如屢屢錄聲而有地方之

責者視同河漢此風未絕貽爲商旅憂今又復見之於客人鍾某矣鍾某者本籍客人而在本坡加龍地方認育身軀雄偉膂力過人向在某山

圓爲工役故裝束樞陋似由華海新來而鬱悶未滿者月之廿一晚僅一三板往某輪船訪其知交比返則榜有衣包仍搭原船抵岸乃榜人心

懷不軌以其隻身可欺且似新來之客因將向時恐嚇之技施之於鍾鍾知其謀暗爲防備果於開行未幾即屢聲叱鍾曰包內何物出以相奉

則性命可存否則命在須臾矣鍾佯爲不聞榜人怒停擊之而非鍾敵殺鍾痛擊一拳榜人乃自投於江中而將船推盪鑼不諳水性方驚恐

無措幸其友別僱一三板隨後而來鍾乃疾聲而呼其友即行赴救鍾乃翻視其船上就數則其牌已不知何時拔去其友拯之過船方欲拘其

船報案訴榜人俟鍾過船之後即由水上躍登舟上試掉而奔其去如非追之不及乃與友登岸恨恨連聲而已

同安瑣報

○刻接閩泉同安友人來信云小西門外雙劍頭有婦婦黃陳氏本上田社陳甲之女適該處黃才爲妻榮生子女各兩人歸時情收有貨項銀四十元乃交其姊代携婦因置於袋中而背負一孩手携一子緩步前行而情則遠隨在後詎道經提督路頭猝遇匪徒二

人將婦截掠卽將袋內之銀櫛行奪去婦乃大呼捨物情知有失因從後追至時匪已遠蹤時情不得已投知其族親邑紳陳稿公登卽傳到

馬快責其交匪而馬快果於翌日薄到兩匪一爲葉亨一爲賴從均奉邑人登卽移交匪所詢問其所得之財則已早輕耗去時二匪見已被獲知難得脫自願覓人保認請爲釋放俾得贖兒賣女以爲抵償但此二匪平日積惡多端無敢信其所言故無人爲之認保現尙押諸觀館不知若何了結也

廈島近聞 ○萬惡以淫爲首則淫之一字實不容或犯也固矣不知淫之一字包括甚廣不惟實有其事卽意淫目淫亦且雖逃誅心懲於此間漁有桂香號洋烟館主沈廣之住宅適在八卦樓邊是日該處演劇故沈之眷屬均裝在門前觀劇時有吳氏子者爲石漏巨商吳耆老之孫寓居梧桐埕地方吳子現年方十有七齡而生長綺羅故不免有輕佻習氣是日亦至觀劇晝見沈門前有美入晚裝立而觀劇蓋沈之媳頗有姿首吳子見之不禁情動於中耽耽注視轉覺滿懶妨劇反不如此解語之花矣詎吳注視既久爲沈所覺以其少年無禮因以手中所持之扇擊之初不知爲巨商之孫也吳氏予以突遭沈擊心不能平因反以惡報二人幾相糾鬥時傍人見之知係故家子因相與解散而去時吳子回家亦恐乃祖見責因不敢言但時此事已四處風傳未幾遂爲乃祖所聞遂召其孫至前痛加責罵併欲向沈某理論單沈自恃其襟兄弟充廈防廳門役因亦不懼吳氏之勢且作先發制人之舉登卽往廈防廳前道轄控告嗣此事蒙憲憲飭交廈防廳辦理但廳主亦以礙於兩造情而故移交同安縣訊審當時吳吉老已向縣署呈詞時吳子之業師王吉人孝廉亦以其弟子爲人所欺深爲不平亦爲之袒當此案時沈知勢不能敵至是始着人向吳調停時吳已控諸公門不徵私行了結故必須沈到公庭變責沈無奈乃將烟館交他人代理而已卽潛遁去現尚不知其所之云

欽工經始 ○皇都體制崇宏 太和貞度等門爲 紫禁重城基址高廣非天生櫟棟之材不足以資營建前者貽撫潘駕如中丞報

勸估需銀七十餘萬兩選派興隆祥茂恒和慶恩泉盛名木廠商人採運木料磚石灰瓦等物一面奏請飭下欽天監選擇吉日該監選於

七月廿四日辰時祭土典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將見飛閣流丹層櫓聳翠以成我 皇上垂拱之治爲並聞此項銀兩前未動用 國帑悉由

蒙古各王公情殷報効已有餘而無不足我 國家福育覆冒蒙古各盟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故此區區數十萬金一呼而集毫無疑聞萬一

欽

精弊猶存 ○本坡然申埔頭濱泊之三板常有險惡之榜人混迹其中伺有孤身客人附載該舟抵岸者彼卽欺其懦弱或以其人地

拔去故欲告無從也此事人人皆知本館亦已再三錄報且著爲論列冀勸當繪之以爲行旅之安也無如屢屢錄聲而有地方之

責者視同河漢此風未絕貽爲商旅憂今又復見之於客人鍾某矣鍾某者本籍客人而在本坡加龍地方認育身軀雄偉膂力過人向在某山

圓爲工役故裝束樞陋似由華海新來而鬱悶未滿者月之廿一晚僅一三板往某輪船訪其知交比返則榜有衣包仍搭原船抵岸乃榜人心

懷不軌以其隻身可欺且似新來之客因將向時恐嚇之技施之於鍾鍾知其謀暗爲防備果於開行未幾即屢聲叱鍾曰包內何物出以相奉

則性命可存否則命在須臾矣鍾佯爲不聞榜人怒停擊之而非鍾敵殺鍾痛擊一拳榜人乃自投於江中而將船推盪鑼不諳水性方驚恐

無措幸其友別僱一三板隨後而來鍾乃疾聲而呼其友即行赴救鍾乃翻視其船上就數則其牌已不知何時拔去其友拯之過船方欲拘其

船報案訴榜人俟鍾過船之後即由水上躍登舟上試掉而奔其去如非追之不及乃與友登岸恨恨連聲而已

同安瑣報

○刻接閩泉同安友人來信云小西門外雙劍頭有婦婦黃陳氏本上田社陳甲之女適該處黃才爲妻榮生子女各兩人

歸時情收有貨項銀四十元乃交其姊代携婦因置於袋中而背負一孩手携一子緩步前行而情則遠隨在後詎道經提督路頭猝遇匪徒二

人將婦截掠卽將袋內之銀櫛行奪去婦乃大呼捨物情知有失因從後追至時匪已遠蹤時情不得已投知其族親邑紳陳稿公登卽傳到

馬快責其交匪而馬快果於翌日薄到兩匪一爲葉亨一爲賴從均奉邑人登卽移交匪所詢問其所得之財則已早輕耗去時二匪見已被獲知難得脫自願覓人保認請爲釋放俾得贖兒賣女以爲抵償但此二匪平日積惡多端無敢信其所言故無人爲之認保現尙押諸觀館不知若何了結也

廈島近聞 ○萬惡以淫爲首則淫之一字實不容或犯也固矣不知淫之一字包括甚廣不惟實有其事卽意淫目淫亦且雖逃誅心懲於此間漁有桂香號洋烟館主沈廣之住宅適在八卦樓邊是日該處演劇故沈之眷屬均裝在門前觀劇時有吳氏子者爲石漏巨商吳耆老之孫寓居梧桐埕地方吳子現年方十有七齡而生長綺羅故不免有輕佻習氣是日亦至觀劇晝見沈門前有美入晚裝立而觀劇蓋沈之媳頗有姿首吳子見之不禁情動於中耽耽注視轉覺滿懶妨劇反不如此解語之花矣詎吳注視既久爲沈所覺以其少年無禮因以手中所持之扇擊之初不知爲巨商之孫也吳氏予以突遭沈擊心不能平因反以惡報二人幾相糾鬥時傍人見之知係故家子因相與解散而去時吳子回家亦恐乃祖見責因不敢言但時此事已四處風傳未幾遂爲乃祖所聞遂召其孫至前痛加責罵併欲向沈某理論單沈自恃其襟兄弟充廈防廳門役因亦不懼吳氏之勢且作先發制人之舉登卽往廈防廳前道轄控告嗣此事蒙憲憲飭交廈防廳辦理但廳主亦以礙於兩造情而故移交同安縣訊審當時吳吉老已向縣署呈詞時吳子之業師王吉人孝廉亦以其弟子爲人所欺深爲不平亦爲之袒當此案時沈知勢不能敵至是始着人向吳調停時吳已控諸公門不徵私行了結故必須沈到公庭變責沈無奈乃將烟館交他人代理而已卽潛遁去現尚不知其所之云

欽工經始 ○皇都體制崇宏 太和貞度等門爲 紫禁重城基址高廣非天生櫟棟之材不足以資營建前者貽撫潘駕如中丞報

勸估需銀七十餘萬兩選派興隆祥茂恒和慶恩泉盛名木廠商人採運木料磚石灰瓦等物一面奏請飭下欽天監選擇吉日該監選於

七月廿四日辰時祭土典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將見飛閣流丹層櫓聳翠以成我 皇上垂拱之治爲並聞此項銀兩前未動用 國帑悉由

蒙古各王公情殷報効已有餘而無不足我 國家福育覆冒蒙古各盟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故此區區數十萬金一呼而集毫無疑聞萬一

欽

精弊猶存 ○本坡然申埔頭濱泊之三板常有險惡之榜人混迹其中伺有孤身客人附載該舟抵岸者彼卽欺其懦弱或以其人地

拔去故欲告無從也此事人人皆知本館亦已再三錄報且著爲論列冀勸當繪之以爲行旅之安也無如屢屢錄聲而有地方之

責者視同河漢此風未絕貽爲商旅憂今又復見之於客人鍾某矣鍾某者本籍客人而在本坡加龍地方認育身軀雄偉膂力過人向在某山

圓爲工役故裝束樞陋似由華海新來而鬱悶未滿者月之廿一晚僅一三板往某輪船訪其知交比返則榜有衣包仍搭原船抵岸乃榜人心

懷不軌以其隻身可欺且似新來之客因將向時恐嚇之技施之於鍾鍾知其謀暗爲防備果於開行未幾即屢聲叱鍾曰包內何物出以相奉

則性命可存否則命在須臾矣鍾佯爲不聞榜人怒停擊之而非鍾敵殺鍾痛擊一拳榜人乃自投於江中而將船推盪鑼不諳水性方驚恐

無措幸其友別僱一三板隨後而來鍾乃疾聲而呼其友即行赴救鍾乃翻視其船上就數則其牌已不知何時拔去其友拯之過船方欲拘其

船報案訴榜人俟鍾過船之後即由水上躍登舟上試掉而奔其去如非追之不及乃與友登岸恨恨連聲而已

同安瑣報

○刻接閩泉同安友人來信云小西門外雙劍頭有婦婦黃陳氏本上田社陳甲之女適該處黃才爲妻榮生子女各兩人

歸時情收有貨項銀四十元乃交其姊代携婦因置於袋中而背負一孩手携一子緩步前行而情則遠隨在後詎道經提督路頭猝遇匪徒二

人將婦截掠卽將袋內之銀櫛行奪去婦乃大呼捨物情知有失因從後追至時匪已遠蹤時情不得已投知其族親邑紳陳稿公登卽傳到

馬快責其交匪而馬快果於翌日薄到兩匪一爲葉亨一爲賴從均奉邑人登卽移交匪所詢問其所得之財則已早輕耗去時二匪見已被獲知難得脫自願覓人保認請爲釋放俾得贖兒賣女以爲抵償但此二匪平日積惡多端無敢信其所言故無人爲之認保現尙押諸觀館不知若何了結也

廈島近聞 ○萬惡以淫爲首則淫之一字實不容或犯也固矣不知淫之一字包括甚廣不惟實有其事卽意淫目淫亦且雖逃誅心懲於此間漁有桂香號洋烟館主沈廣之住宅適在八卦樓邊是日該處演劇故沈之眷屬均裝在門前觀劇時有吳氏子者爲石漏巨商吳耆老之孫寓居梧桐埕地方吳子現年方十有七齡而生長綺羅故不免有輕佻習氣是日亦至觀劇晝見沈門前有美入晚裝立而觀劇蓋沈之媳頗有姿首吳子見之不禁情動於中耽耽注視轉覺滿懶妨劇反不如此解語之花矣詎吳注視既久爲沈所覺以其少年無禮因以手中所持之扇擊之初不知爲巨商之孫也吳氏予以突遭沈擊心不能平因反以惡報二人幾相糾鬥時傍人見之知係故家子因相與解散而去時吳子回家亦恐乃祖見責因不敢言但時此事已四處風傳未幾遂爲乃祖所聞遂召其孫至前痛加責罵併欲向沈某理論單沈自恃其襟兄弟充廈防廳門役因亦不懼吳氏之勢且作先發制人之舉登卽往廈防廳前道轄控告嗣此事蒙憲憲飭交廈防廳辦理但廳主亦以礙於兩造情而故移交同安縣訊審當時吳吉老已向縣署呈詞時吳子之業師王吉人孝廉亦以其弟子爲人所欺深爲不平亦爲之袒當此案時沈知勢不能敵至是始着人向吳調停時吳已控諸公門不徵私行了結故必須沈到公庭變責沈無奈乃將烟館交他人代理而已卽潛遁去現尚不知其所之云

欽工經始 ○皇都體制崇宏 太和貞度等門爲 紫禁重城基址高廣非天生櫟棟之材不足以資營建前者貽撫潘駕如中丞報

勸估需銀七十餘萬兩選派興隆祥茂恒和慶恩泉盛名木廠商人採運木料磚石灰瓦等物一面奏請飭下欽天監選擇吉日該監選於

續雜貨以及金銀器皿等所有各貨均屬新鮮出色莫常大是供方家之賞贊且價甚相宜 諸君有欲選購者請
助特此佈 聞 大清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定期請議 ○啟者茲本會定於西本月二十號即華本月二十六日禮拜五下午七點鐘會集同人在小坡麥直路第一百七十號門
牌本館內集衆會友公議一切事宜凡我同人易憲屆期 豐臨幸無有誤此佈 大清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同順會員人謹啟

機器鐵器出租 ○啟者茲本會定於西本月二十八號即華九月初四日禮拜六上午十一點鐘在王家山腳雪廠內拍賣機器一具
該機器可抵十八匹馬力所有水抽輪換一切俱全其大輪有十英尺之闊其機器用爲火鑄又開鑄均甚合宜另一水抽計有二英尺半之
大又一輪水鐵櫃及鐵器等甚多投定之後即須將貨出清因該廠欲復置新機器須地爲用故也 諸君有合意者祈屆期 玉臨接買是荷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九月十號

聲明僞冒 ○啟者小號廣恒自辦紅烟以來俱親到鵝山採辦正地道上等烟葉用心揀選不惜工料配製得宣食其氣質真香甜醇

誠有辟瘧除疫之功屢蒙 貴客富商光顧歷有年所故能中外馳名乃近有無恥之徒希圖射利不顧羞惡以僞作真欺騙四方貴客假冒本
號招牌字樣實喪心昧良之基本號明查暗訪早知其人在某處混裝本欲出重花紅賞格指實證據稟 官獲究惟以厚道待人尚望其改過
自新也切思如果貨式真實儘可自開門戶又何可冒人姓名甘自充人奴僕苟罔衣食以賄子孫羞乎茲特爲之佈明嗣後倘仍不悛定必指
名控告一經彰揚誠恐大壞名聲不能齒於人類也祈恩之無貽後悔是所厚望焉 大清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中街廣恒號謹啟

聲明告白 ○啟者余在廈門向託示通號陳佑全代理一切事宜茲因其數項不清余方將其控官追究而該代理人於西七月三十
號即華七月初三日止已不用其代理各事茲特將其原由揭登於報

大清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日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號

董苑生公司謹啟

者務於西九月二十一號即華八月二十七日禮拜六以前列單前來聲明倘逾期不報者係爲自誤不干本直勞智人之事即無在攤還之內
特此聲明庶免後論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號 大清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日 直勞智人慤施美芝謹啟

辭夥聲明 ○啟者小坡海墘第四十一號門牌泰興號盤碗生理原係 陳宗基 楊超良 陳文山三人合股同創於本年二月間
開張而本號生理同延黃經代爲經理現黃經志圖別業於本月初一日業將本號生理數目等概行交回由本號各東議交李晉賢陳文山二
人公同掌理嗣後本店所有一切事宜概與黃經無涉倘黃經在外有與各寶號往來交易等情均向經手是問概不干涉本號之事先此聲明免
滋後論此佈 大清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招承錫碼 ○大英欵命新嘉坡輔政使司 爲招承錫碼事照得麻六甲內地尼吉里實美蘭 拼勝卑勝 烏魯摩 占保 得刺芝

千隆巴沙 柔何路 占民齊 因奴 淡賓 林保各地方之錫碼茲欲招人承辦承得者可抽什一出口之稅而承充者以三年爲

期係由一年八百九十年起算至於掛勝卑勝 淡賓 占民齊所出之錫砂及票紙格式情形可至本署及掛勝卑勝地方官署取閱均
可惟所入各票須蓋用火漆印並於票面寫明承充某處出口錫碼等字樣於西九月三十號即華九月初六日下午以前投交尼吉里實

美蘭或交掛勝卑勝地方官署以憑國家選擇各宜易蹕切特示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六月二十號

示

馳名呂宋烟平沽 ○啟啟者小呂宋未立邊章通行製烟公司所製之呂宋烟素已遐馳名其烟香味俱佳且其價甚廉茲復大爲
減價冀廣銷場茲承該公司之命託本行代爲售賣茲將各烟價開列如左 一曰吉底度每箱百枝每百箱價銀一百五十七元五角 一曰

尼惟吉底度每箱百枝每百箱價銀一百一十七元五角 一曰吉底度每箱百枝每百箱一百零二元五角 一曰吉底度每箱百枝每
百箱價銀九十二元五角 一曰紐和不巴拿每箱百枝每百箱價銀一百一十七元五角 又紐和不巴拿每箱五百枝每二十箱價銀一百
十五元 諸君如欲採買者可細認本行標頭庶不致爲魚珠所混則本行有厚幸當採買本行之烟須以塊銀交易並此佈及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六月三號

光緒十五年五月五日

不殺呼魯公司謹啟

吧越館主謹啟

董苑生公司謹啟

永生號謹啟

俄土連洋行告白

大英北方兩務火燭保誠現公司告白

三品酒出賣



啟者奉行向代理大英化方商場深保誠公司專代
為略列如左 一號保一每盒百元保費銀一元五角亦相同十八仙
保險每盒百元保費銀一元二角五仙亦相同十八仙
其餘各貨如欲買保者請至本行面商價錢相宜此佈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號 代理人明興也公司謹啟

敬者本行督辦歐洲馳名三品洋酒來助誠售其酒係白頭款式製造有年沽飲 諸君莫不稱其香
美空近有無良之徒假冒本庄三品酒款式以圖魚目混珠情殊可恨嗣後 諸君沽買本行白頭三
品酒者請細認本號招牌之內有小紙包頭計字為鑄板製造也 公司自始無疑若此字樣即屬
為真請為細認特此佈聞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號 明興也公司謹啟

敬者本公司更會發火燭保誠以榮華中平安貴客相宜
為頭後本公司更會發火燭保誠以榮華中平安貴客相宜

本日廿三日

行

標士

上月

月

號

金

行

價

印

度

居

爪

亞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

價

標

士

酒